

国际观察

透视“美国病”

腐败病，以钱买权“合法化”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直接花费超过144亿美元，比2016年大选时高出一倍多。这次大选也成为美国史上最昂贵的政治选举。

金钱主导从来都是美国政治的不变底色。用法律条文为权钱交易披上合法外衣，美国政治的系统性腐败已深入骨髓。普通民众的诉求在富人利益面前变得微不足道，由此造成无法治愈的社会顽疾。

金钱的力量

在美国，金钱始终是左右政治走向的强大力量。19世纪后期，美国实行“政治分肥”制度，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会用官职奖励“自己人”，包括党内骨干和提供经费的金主，从而导致腐败横行。这一“传统”延续至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行业的发展，花钱竞选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也令金钱在选举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曼钦指出，越来越多议员把时间花在“搞钱”上，而忽略了为选民利益奔走。无休止的竞选筹款让选举变成了一场“金融交易”。

美国得克萨斯州今年初遭遇寒潮，许多家庭连续多日停电停水，电价一度暴涨近200倍。然而，该州首府奥斯汀的富人社区却一直有电力供应。

面对中下层民众的不满，该州科罗拉多市市长蒂姆·博伊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不欠你和你的家庭什么，当地政府的责任不是在困难的时候给你们提供帮助。没电没水的民众应该自己想办法活下来，而不是懒惰等着别人来拯救。”

“一栋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在《美国真相》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引用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这句话，真实勾勒出当下美国社会撕裂的病态。但面对眼前这栋“裂开的房子”，美国许多精英并不是在寻找补救办法，而更倾向于把责任推给中下阶层，将这种社会鸿沟“合理化”。

一片土地 “两个美国”

今天的美国社会是这样的：数十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担心被驱逐，数千万人没有保险或保险不足，低收入群体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富人少15年左右……

今天的美国社会也是那样的：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总量远远超过社会底层50%的人。尽管上千万美国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但过去一年650多名亿万富翁的财富却增加了1.3万亿美元。

一片土地，“两个美国”，强烈反差令人震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20年末一份报告显示，过去40年，美国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收入鸿沟越来越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越来越大。例如，从1979年至2019年的40年间，1%的人工资增长了160%，而90%的人仅增长了26%。斯蒂格利茨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基本没有向中下层渗透。尽

“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会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写道。

皮耶鲁齐一语道破了美国的“霸权病”。多年来，美国为保住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霸主地位，频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滥用长臂管辖之类的非法手段，围堵他国竞争对手，将颠倒黑白的“丛林法则”和霸权主义推行到极致，让世界深受其害。

“长臂”乱伸

所谓长臂管辖权，是美国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概念，即当被告的住所不在法院地州，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而且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和这种联系有关时，就该项权利要求而言，该州对于该被告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在州外对被发出传票。

自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出台尤其是1998年修订该法后，美国以此为借口，将“黑手”伸到海外且越伸越长。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外国

虽然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政界曾多次试图限制政治捐款，但美式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使得金钱政治合法化的趋势无法阻挡。时至今日，政客仍可利用“超级筹款人”制度合法规避政治捐款限额，联邦最高法院还屡次通过判例为政治献金“松绑”，这都令金钱流入政治的闸门大开，富人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

游说的奥秘

除了政治捐款，游说制度与“旋转门”的存在也是金钱政治合法化的重要表现。

游说是美国政治的常态，并已成为一种制度性痼疾。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依据，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从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到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再到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一系列法律条文让各种群体得以合法结成利益集团，花重金雇佣说客游说议员和官员，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游说业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名注册说客，但到2009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3700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位于华盛顿的游说公司

超过2000家。这些政治掮客成为联结金钱与权力的枢纽。

往来于“旋转门”中的人则是游说力量中的特别一支。在民主与共和两党“轮流坐庄”的美国政坛，不少精英人士在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间轮流任职，“处江湖之远”时利用影响力为东家疏通政府关系，“居庙堂之高”时则利用职权照顾老东家利益。

以部分特朗普政府卸任官员为例，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卸任后重新成为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董事会成员，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加入软视软件公司董事会，前能源部长佩里在离职几周后就重回老东家——一家名为“能源传输”的化石燃料公司。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言，这些进出“旋转门”的“权力精英”操纵着国家机器并拥有各种特权。

扭曲的社会

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



2020年4月27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地铁站旁的无家可归者。(新华社发 郭克摄)

管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却几乎停滞不前，他们因此生活在愤怒和绝望中。

无处不在的不平等

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已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除种族、民族和性别等领域根深蒂固的歧视外，教育、就业等方面也存在机会不平等。相比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和男性，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及女性群体，更容易成为不平等的受害者。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尽管美国人已为消除歧视斗争了半个世纪，但现在女性

的工资水平仍然只有男性的83%，非洲裔男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73%，拉美裔男性的工资仅为白人男性的69%。

有美国专家形容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为“K型”，意思是一些美国人恢复得很快，而其他许多人还在艰难度日。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显然属于后者：美国《达拉斯晨报》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得克萨斯州白人工人的失业率为4.8%，而非洲裔失业率为14%，拉美裔为9%。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同样突出。美国《政治报》网站的一篇文章指出，距美国首都华盛顿仅一小时车程的巴尔的摩市在校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电脑，三分之一的非洲裔、拉

霸权病，长臂管辖“合规化”

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过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自己拥有司法管辖权。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扩大长臂管辖范围，涵盖了民事侵权、金融投资、反垄断、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花样层出不穷，手段不断翻新。

近年来，美国熟练地将更多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例如制定《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扩大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制裁；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加紧对古巴实施封锁等等。美国不仅制裁被其视为敌人或竞争对手的国家，还对与这些国家有来往的第三方包括其盟友实施“二级制裁”，“长臂”肆意乱伸、疯狂挥舞。

维护霸权

国际舆论指出，长臂管辖是美国维护霸权和强权的利器。美国不仅对其认为在地缘战略上威胁到美国全球和地区利益的国家极力打压，还把其认定威胁到自身商业利益以及科技和金融优势的实体视为眼中钉，动用一切手段予以压制。

西班牙《起义报》网站一篇文章以美国对

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为例指出，美国日益依赖非法的经济制裁取代战争或作为战争的一部分，制裁已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打击。文章呼吁：“是时候结束美国的经济战、废除这些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了。”

而关于美国对阿尔斯通等他国领军企业的打压，正如皮耶鲁齐在《美国陷阱》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地下经济战的故事”。

法国《回声报》网站就此刊文指出，根据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法国企业从2010年到2019年向美国司法部支付了超过140亿美元。美国开出的罚金中，有70%是欧洲企业缴纳的。美国的长臂管辖近年来已成为一项“真正的产业”，它名义上是反腐败或反恐，但事实上是经济战的一种武器，旨在削弱外国竞争者或染指其尖端科技。

损人害己

有分析指出，虽然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和打压获取了不少政治和经济利益，但其国内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单是出口管制一项就

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美国经常炫耀一人一票的美式民主，在巧妙包装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下，低收入者的投票权受到严苛限制，拖欠律师费或法院罚款都会让他们丧失投票资格。

韦特海默曾直言，美国的腐败是政治过程本身的系统性腐败，“当你经手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影响力时，体制就遭到破坏，且更难维护普通美国人的代表权”。

枪支泛滥、枪击暴力是困扰美国社会多年的重大社会问题，而以美国步枪协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通过资助选举和游说政客成功瓦解了控枪努力。美国药品定价高昂令民众叫苦不迭，而政府改变现状的努力却因制药企业和医师团体两大游说力量的抵制而难见成效。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使得美国政府成为富豪们的代言人，贫富分化问题很难解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赖克日前出版新书《体制：它受谁操纵，我们如何修复》。曾在三届美国政府中任职的赖克写道，正是财富和权力在沆瀣一气扶植寡头政治，破坏了美国的民主。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美裔和印第安人家庭没有互联网。在疫情期间远程教育成为主流教育模式的背景下，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由贫困和种族不平等造成的教育鸿沟。

“展望未来，当我们从新冠大流行中走出，很可能会面临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一篇文章悲观地预言。

“1% 人的国家”

美国社会不断加剧的撕裂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正逐步演变成这样一个“1% 人的国家”——经济和政治都只为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纵着。这1%的人主要聚集在一些最强大、最富有的利益集团，包括金融、医疗保险、制药、能源、军工等行业。

10年前一度蔓延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是针对这1%的人。1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掌握着惊人的财富。根据美联储最新数据，美国这1%人口的净资产总额达到34.2万亿美元，占美国所有家庭财富的30.5%；最贫穷50%人口的净资产总额仅为2.1万亿美元，占美国所有财富的1.9%。

事实上，“一美元一票”比“一人一票”更准确地描述了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富人利用其财力，通过游说者、选举捐款、政商“旋转门”以及主流媒体等各种工具来获取政治影响力，并大力传播有利于自身的各种信息——有时甚至不惜造假，从而把社会不平等“合理化”。

正如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日前撰文所言，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是美国面临的重大道德、经济和政治危机。“不幸的现实是，我们正迅速走向寡头政治，少数亿万富翁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而工薪家庭却在以自大萧条以来从未见过的方式挣扎。”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将严重损害美国经济，或让美国公司5年出口销售损失达到560亿美元，约1.8万至7.4万个工作岗位受到威胁。

同时，对于美国的此种霸权行径，国际社会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强烈。法国前总理若斯潘说：“美国的法律只能在美国执行，不能拿到法国来执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美国针对欧洲企业越来越多地使用制裁手段或以制裁相威胁，“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

不少国家已开始对美国的长臂管辖采取反制措施。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设想过美元维持与古巴的贸易关系，以应对美国制裁。2019年年初，英、法、德三国宣布建立与伊朗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结算机制，帮助欧洲企业绕过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和支付体系继续与伊朗贸易。之后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入这一机制。

舆论指出，美国的长臂管辖利用的是其在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全球优势，但美国日益滥用这种优势，不仅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和國際声誉，更会迫使其他国家寻求在金融和科技上减少对美依赖和推动“去美国化”，最终只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上接1版)实施274家涉锡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整治，划定全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建立全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兰骏说，云南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昔日荒山岭，今朝绿成荫。”森林覆盖率达65.04%、划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360余处……七彩云南，是无数人的“诗和远方”。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让人记得住乡愁。

“生态环境好了，乡愁才有寄托。”何利成说。

打造多姿多彩的和谐环境

记录坐标、回收红外监测相机里的资料……赖建东经常会带着护林员和学生，在山林间进行观测滇金丝猴的工作。

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与大熊猫齐名的“国宝”。赖建东是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从2018年起开始和滇金丝猴打交道。

为拯救濒危的滇金丝猴，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立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探索“社区共管”的保护模式，促进滇金丝猴恢复性增长。

监测结果显示，滇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996年的1000只至1500只，增至目前的逾3300只。

云南是中国17个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核心和交汇区域。目前，全省有高等植物19333种，占中国50.1%；有原生脊椎动物2242种，占中国51.4%。去年，在云南发现大围山梧桐等新物种、新记录种256种。今年前四个月，又发现50余个动植物新种。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普利锋说，众多云南新物种、新记录种成为“网红生物”，云南生物多样性关注度持续升温，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大。

经过30多年的拯救和保护，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193头增至约300头；实施极小种群拯救保护项目120多个，华盖木等珍稀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全省建立自然保护区166处；在全国率先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率先发布省级生物物种名录、生物物种红色名录、生物多样性白皮书……

“我们将最原真、最珍稀、最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加以严格保护。”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赵永平介绍，“十三五”期间，全省年均义务植树1亿株以上，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各族群众的共识。一幅山中有兽、林中有鸟、水中有鱼的美好家乡画卷徐徐展开。

打通山林的金山银山路

63岁的茸比家住香格里拉市普达措国家公园，这里平均海拔近3500米，拥有湖泊湿地、森林草甸、河谷溪流、珍稀动植物等，原始生态环境保存完好。

以前，砍树、打猎是群众的日常生活，野生动植物也不断减少。几年前，普达措国家公园建立后，实行社区反哺政策，让茸比有了“园民”身份。“一年领的补助和反哺钱超4万元，环境没保护好，这钱就没了。”茸比说，保护好绿水青山，真的就有金山银山。

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唐华介绍，通过国家公园试点，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形成融合传统生态智慧的内生型国家公园生态管理方式。

茸比的身份转变是云岭大地谱写绿色生态发展答卷的缩影。

在红河州元阳哈尼梯田，哈尼人利用复杂的水渠系统，将水从树木繁盛的山顶引入梯田，构建出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循环农业生态系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花卉新品种29个，以科技手段打造智慧赏花新模式，曾经老旧的工业基地开远市，发展花产业实现靓丽转型；

积极开展生态保护扶贫，云南从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中选聘生态护林员18.3万人，带动逾78万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云南产业绿色转型发展进程加快。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民欣说，云南绿色食品品种、品质、品牌培育不断加强，健康生活目的地逐步向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方向发展。

以水电为主的绿色能源产业，跃至云南第一大支柱产业；茶叶等9个产业综合产值增长10%；全省核桃种植达4303万亩，打造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51个。

赵永平说，念好“山字经”，唱好“林草戏”，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推动“树上摘金、林下种金、坡上生金、风景变金”成为现实。

如今，来七彩云南寻找“诗和远方”，已成为时尚。